

評書

孫臏與龐涓



孙 臆 与 庞 涓

• 评 书 •

李 存 源 播 讲

田 维 贤 记录整理

冯 不 异 校 订

宝 文 堂 书 店

责任编辑 金国亮 杨清华

孙膑与庞涓·评书·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字数6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

1981年7月第1版

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8070·74

定价: 0.27元

前 记

取材于《东周列国志》故事的评书《孙膑与庞涓》，是北京市宣武说唱团评书演员李存源生前经常说的一个书目，曾多次由电台播送，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。这次出版，是根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九六三年的录音记录整理的。

李存源原籍河北省涿县人。他的父亲李荣奎原是北京东安市场润明楼的厨师，由于酷爱评书，便改行下海学艺，成为一名职业的评书艺人。存源从小跟随父亲在关外闯荡江湖，耳濡目染，很快就爱上了说书这一行。他称得起是科班出身。评书界叫“娃娃腿儿”。

起初，李存源跟他的启蒙老师陈华启学《济公传》，不久又拜著名评书家张虚白的传人丁正鸿为师，悉心学习《西汉演义》。丁正鸿曾在北京八面槽开过书馆，与李荣奎交往甚密。丁正鸿渊博的学识，精湛的书艺，吸引了年青好学的李存源。他白天上私塾，晚上学评书。又学文化，又学艺，一直学到十八岁。因此，李存源成了评书界的一个“文化人”。存源从小天资聪慧，又在说书上下过苦功。据说，他说《西汉演义》时，可以滚瓜烂熟地背诵《治安策》和《阿房宫赋》以及许多诗词。一九四一年，李存源在锦州南门外首次登台献艺，能容一百五十多人的说书园子，座无虚席，人们听后交口称赞。李存源“出艺红”。从此，很多书馆、茶社纷纷接他去演出。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青评书演员来说，能获得听众这样的欢迎是很不容易的。

解放前夕，李存源全家从沈阳回到了久别的北京；颠沛流离的生活，竟使他无立锥之地。刚回北京时，借居在东直门里他舅舅家。全家人住进在小院子里临时搭的一个棚子，赶上坏天气还得躲到舅舅屋里去。后来才搬到一个朋友家里暂且存身。这期间，李存源的说书艺术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当时，北京评书界没有人说《西汉演义》，李存源把《西汉演义》这部书从关外带回北京，使北京评书界和听众耳目一新。南城赵锥子胡同的“天乐轩”、石头胡同的“三合成”，崇文门外的“青山居”、“万乐园”，门头沟的“赵一轩”，通县的“永顺轩”，磁器口的“天有轩”，鼓楼的“石家茶社”，新街口的“庆平轩”，宣武门外的“松荫轩”等说书场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李存源的《西汉演义》可以连说两个多月。按照关外说书的习惯，一部书一般在一个地方都要说满一节（一年三节，从春节到五月节，从五月节到八月节，从八月节到春节，一节四个月）。时间用不完，就穿插短段评书来补。存源的短段评书有《列国》和《战国》故事等，都是从丁正鸿先生那里学来的。《孙臧与庞涓》就是其中的一段，可以说四、五天。

六十年代初，李存源参加了北京市宣武说唱团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录制了他的《西汉演义》十五个选段，《列国》和《战国》故事也录下了七段。可惜他因病于一九六七年不幸早逝，年仅四十四岁。这是评书界的一个损失。

讲史一类的袍带书，不易引人入胜，但李存源却说得很幽默，他在书中加了不少“软”、“硬”包袱，使听众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。李存源说得慢时，慢而不断，娓娓动听；说得快时，快而不乱，跌宕起伏，错落有致，使人入神。李存源善于揣摩人物的心理变化，掌握不同人物的不

同特点，能把人物的性格、神态，画龙点睛地刻划出来。他能把复杂的历史故事深入浅出、通俗生动地说给听众。人物语言的运用，以及状物写景都有浓厚的地方特色，听来十分亲切。

李存源学习勤奋。据说，他经常手拿一本《列国》，怀揣一部字典，有空就翻上一翻，谓之“开卷有益”。平时，存源很留心搜集生动的生活素材，有机会就把它用到说书里去。为了便于记忆，他把书的故事梗概，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小楷字记录下来，集成厚厚的一本；把自己喜爱的诗词歌赋、人物赞等也抄成一本。这些材料，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荡然无存了。

在整理出版李存源播讲的《孙膑与庞涓》的过程中，蒙陈荫荣先生和姬存林先生介绍了李存源的生平；整理稿经冯不异同志校订。在此一并志谢。

田维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北京

目 录

一	庞涓下山.....	1
二	孙臆摆阵.....	8
三	刖足黥面.....	15
四	刑后写书.....	22
五	书童泄密.....	28
六	诈疯过市.....	35
七	淳于救孙.....	42
八	驰车赛马.....	48
九	围魏救赵.....	55
十	伐魏援韩.....	61
十一	箭射庞涓.....	67

一 庞涓下山

纷纷七国斗干戈，俊杰趁时莫蹉跎，

堪恨奸臣怀戚戚，致令良友诈疯魔。

孙臧与庞涓的故事出在战国时期。在河南登封县北门外，有一座山，名叫鬼谷山。鬼谷山上住着一位老先生，姓王叫王栩，因为他住的山叫鬼谷山，所以大家叫他鬼谷子。老先生在山上教学，教了三十多个学生。这些学生跟老先生学什么呢？一是兵学，一是游学。兵学是攻杀战守，逗引埋伏，排兵布阵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游学是机辩精明，料事如神，言谈话语，口若悬河，各处游说。在老先生教的这三十多个学生中，最好的、学得最快的有四个：两个学游学的，两个学兵学的。两个学游学的：一个姓苏名秦，洛阳人；一个姓张名仪，魏国人。这俩人不但同学，又是把兄弟。那俩学兵学的呢？一个是齐国人，姓孙叫孙臧；一个是魏国人，姓庞叫庞涓。这两人也是把兄弟，天天一块儿念书，一块儿吃，一块儿喝。孙臧与庞涓俩人相好。孙臧为人忠厚，多咱都是那么谦虚；庞涓这个人就不然了，老觉得自己在山上学了三年啦，已经不错了。对于一般的同学，根本就没看在眼里。他心想：在三十多个学生中，要论最好的，还得说我庞涓，能比我庞涓的一个没有。特别骄傲，特别狂。他心里老觉得：学能耐就是为了能露脸，准备下山以后高人一头，威名震天下。

庞涓在山上学了有三年光景，可就呆不住了，老憋着

下山，可惜无处投奔。那时天下有七国：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。上哪一国好呢？这一天，他下山挑水回来，走到山底下一看，围着一圈子人，都在抬头瞧着。瞧什么呢？庞涓挑着水往前来。“喂，众位！借光，借光，我看看。”大伙儿回头一瞧，有人说：“喂，躲开躲开，后头这位看不见，让他瞧瞧吧！”你倒是把水桶放下再进去呀！庞涓挑着水桶往里愣闯，溅了旁边儿的人一身水，他也不管。挤到人群里头，抬头一瞧：“哎呀！哈哈……”庞涓乐了。这儿贴着一张告示，是魏国的魏惠王下令招贤，招收各地有才能的人。庞涓心想：现在魏国正用人，要是到了魏国，必定是高官得做，骏马任骑。何况我是魏国人，好几年没回家啦，凭自己这身能耐，真要是下山回到魏国，敢说这句话：“无风三尺浪，平地一声雷！”准得露脸。

庞涓挑完了水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心想：我得跟老师提提，请求老师放我下山。对！又一想：等等吧，就怕老师不准啊。哎！庞涓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庞涓啊庞涓，老师不准，你可以这样说呀：老师！您教给我能耐为什么？我要是下山露了脸，您脸上不是也好看吗！准也得准，不准也得准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对！想到这儿，庞涓从自己屋里出来，直奔上房。挑帘进来，看老师正在蒲团上盘膝打坐，闭目养神。帘板一响，老师睁眼一瞧他，庞涓跟老师一对眼光，庞涓又含糊了。心说：要是跟老师一说，回头老师再申斥我一顿，不准下山，不是白挨顿说吗！庞涓心里还真有点怕老师，自己没有准主意。鬼谷先生抬眼看了看他：“庞涓。”

“唉！老师。”“到这屋干什么来啦？”“老师，这个……那个……没事……您吃饭了吗？”这象话吗？老师瞧了瞧他：“哈哈，庞涓，有话只管说，你不用害怕。啊，说

吧！”

“老师，您可千万别说我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刚才我去挑水，走到山底下，看见贴着一张告示，是魏国的魏惠王出的，下令招贤。我自己想，我在山上跟您学艺三年多啦，蒙老师的栽培，这个……我想大小许能够做点事；可不知道老师您答应不答应？我，我……我打算下山。”

“噢！”王栩老先生听到这儿，看了看庞涓。

“庞涓哪！”“老师。”“既然有意要下山，为师我不拦你。”庞涓一听老师不拦，嗨！心里头这个高兴。“哎呀！老师，嘿嘿……那么老师您说我多咱走？”“等一等，既然你要走啦，为师留也是留不住。咱们师徒聚会三年多的光景，唉……”说到这儿，老师歪头一看，旁边站着个书童。“童儿！”“哎。”“快去到外头采几朵山花来，你师哥要走了，就算给你师哥送送行吧！”书童答应一声，转身可就出去了。老师这儿等了半天，再瞧小书童打外头回来了，累得满头是汗。“您瞧吧！我出去找了半天，这是六月天，正晌午，天儿这么热，找山花可找不着了；您瞧，这儿有朵草花，送给我师哥行不行？”小书童把草花往上这么一递，老师伸手接过来瞧了瞧。这花的枝儿特别细，太阳一晒，花儿都蔫了。“嗯，好！可以。庞涓哪！”“老师。”

“既然下山，为师我嘱咐你几句话。”“老师，您说吧，弟子谨记。”“下山以后，待人处世，要以忠诚当先，不准欺诈骗用事。”“是是是，老师，我知道。”“要记住：‘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想有时。’下山后，一旦之间得了第，不要骄傲，不准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千万不要忘本哪！”“是是是，老师您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。”“庞涓，下山以后真能够记住老师的话，就要以忠厚待人，我想对于

前途没有什么不好；如果下山以后欺诈骗用事，纵然侥幸得到了地位，也不过是一时的荣耀。这话你明白吗？”“老师，我明白。”“你看见这花儿了没有？如果要是欺诈骗用事，纵然得第，就如同这花儿一样。你看早晨它开得挺盛，经不住阳光晒，到了晌午，太阳一晒，见日而萎。富贵不能长，前途不会好。这话你都要记住了。”“老师，您放心吧！弟子蒙老师的栽培，下山后一定忠诚待人，一定听您的话。”

“我就嘱咐你到这儿，下去和同学们聚会聚会，愿意走明天就走吧！”庞涓这才转身出来，跟同学们一提：“我跟老师说好啦，答应我下山啦，明天我就走啦！”嘍！这个同学也过来，那个同学也过来。“哎呀！庞涓哪，你要走啦！咱们在一块儿呆了好几年，怪难舍难离的。”大家聚会了一天。到了第二天，庞涓要走。临走的时候，向老师告辞，所有的同学都送庞涓到门口。庞涓说：“众位请回，众位请回！往后，咱们常常通信。有工夫我再到山上来看望众位同学！”大伙儿说：“我们可就不送了。”别人都回来了，唯独孙臆一直把庞涓送到山底下——因为他俩最好。孙臆眼泪围着眼圈儿转，好同学、好伙伴一旦分手，心里觉得难过。“师弟，你走啦！”庞涓看了看孙臆：“师哥，您回去吧！如果我到魏国得了第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打发人到山上来，把您接到魏国，同保魏王，咱们弟兄还在一块儿朝夕聚首。师哥，您别难过啦！”“师弟，好，你可别忘了！”“哎！师哥，您这是什么话？兄弟我向来说一句是一句，没有说了不算的时候。我要是跟您说瞎话，到时候不接您，让我不得善终！”孙臆一听，赶紧过来拿手捂住他的嘴：“师弟，你怎么这么说什么呢？好吧，那我就在山上等着你啦！”“您等着我吧，您就别送啦！”孙臆站在这儿看着庞涓走远了，才擦着眼泪转身

回来。

孙臧回来以后，吃完晚饭。老师叫孙臧一个人到自己屋里来。孙臧见了老师：“老师，您叫我什么事？”“孩子，今天送走庞涓以后，我看见你很不高兴。庞涓走了，你很惋惜吧？”“老师，师兄弟同窗好几年，一旦分手，我心里有些难过。”“孩子，你不用难过，安心学艺才是。啊，为什么为师把你一个人单独叫过来呢？”“老师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等一等……”说到这儿，见老师一撩床帘，由床底下拽出一个铁箱子来，箱子上的锈很厚。孙臧看了看，不知里面是什么。老先生伸手把箱子盖打开，从里头一卷、一卷、一卷……一共拿出来十三卷。“孙臧，你过来。”“老师。”“你认得这个东西不认识？”“老师，我不认识。”“告诉你，这是你祖父孙武子的十三篇兵书战策。想当初，为师云游天下，走到吴国，正是越王勾践灭了吴国的时候，火焚了姑苏台。当初修姑苏台的时候，把这个铁箱子砌到墙里头；姑苏台被烧，墙一倒，才发现这铁箱子。为师我将它带到山上，保存了这些年，哪一个学生都没传授。孩子，今天把你叫过来，我打算教给你这十三篇兵书战策，如果你自己能够领会其中的精华，肯用功，学好了这十三篇兵书战策，就如同你的祖父再世一样啊！孩子，这十三篇你拿走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，要把这兵书背熟。书我可不给你，背熟以后将原书仍然交回。记住了没有？”孙臧听到这儿，自己一吸气：

“哎呀！老师，您既然有我祖父的十三篇兵书战策，您怎么不教给我师弟庞涓呢？”就冲孙臧这句话，可见孙臧为人是忠厚的。老师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孩子，你知道有这么一句话：‘善用者为天下利，不善用者为天下害。’刚才你问我为什么教给庞涓，因为庞涓的为人，为师尽知，在山上这

几年的光景，我看他待人不诚，心怀欺诈，为师不敢教给他。孩子，我看你为人忠厚，为师非常喜爱，故此，要单独教给你！”孙臧一听很高兴：“老师，那么一个月我背熟了，就把书给您拿回来。”“好，不用跟别的同学说。”

“是，老师，弟子知道了。”由这儿以后，孙臧白天跟同学一块儿学艺，夜间就自己用功读这十三篇。

书要简短。一个月的期限，孙臧把书都背诵下来了，原书交回。鬼谷先生王栩一考孙臧，有一问必有一答，记得很熟。这十三篇兵书，孙臧学到身上，老师就放心了。从此后，孙臧天天在山上净等师弟派人来接。

庞涓六月下山，转眼间夏去秋来，过了三个月的光景就到了九月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串门的，谁呀？墨翟——墨老先生。墨翟跟鬼谷子是一师之徒，是鬼谷子的师弟。墨老先生带着他的徒弟禽滑厘云游天下，走到鬼谷山来看看师哥。闲说话问师哥：“您现在有多少学生？”鬼谷先生回答：

“有三十多个，其中最好的有苏秦，有张仪，还有孙臧。”墨翟老先生把孙臧叫来一说话儿，才知道孙臧的祖父就是当年的孙武子。一看这个孩子挺好啊！“孙臧！”“是，师叔。”“你怎么不下山呢？应当下山做点事啦！”“是，师叔。因为我跟我师弟庞涓有约会，他临走的时候，让我在这儿等着他，他到魏国后，将来打发人到这儿来接我。既然有约，我不能失信，我哪儿也不能去，我得等我师弟。”墨翟老先生一听：“你等谁？等你师弟庞涓？”“啊。”“唉！傻孩子！我这次是路经魏国来的，庞涓到魏国朝见魏惠王，现在做了魏国的军师，轰轰烈烈，非常得意。傻孩子，你怎么还等呢？哎呀！他把你忘啦！”“啊！”孙臧听了就是一愣：我师弟把我忘啦？又一想：不能啊，庞涓怎么能说了不

算呢？“是。师叔，我师弟忘了也好，不忘也好，既然有约在先，他可以来接我，我可不能不等他。为人信用当先，我要守信。”墨翟老先生一听：“嗨！这孩子太好了！”老先生在这儿住了两天走了。这墨老先生特别热心，心想：庞涓到了魏国已经做了军师，得了第啦，他把孙臧忘了，孙臧这傻孩子在山上还傻等着庞涓，你看这事儿！老先生也爱多管闲事，由打这儿又到了魏国，背着庞涓可就跟魏惠王提啦，说：“你这儿的军师庞涓是鬼谷先生的徒弟，他还有个师哥哪，姓孙叫孙臧，当年孙武子的孙子，哎呀！比庞涓还要强，现在在鬼谷山上呢。魏国既然用人，为什么不打发人到山上把孙臧请来呢？”跟魏惠王说完了，他可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庞涓一上朝，魏惠王就问庞涓：“军师！”“是，主公。”“寡人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”庞涓一听：“您打听谁啊？”“跟军师你是师兄弟，也是鬼谷先生的高徒，齐国人，姓孙叫孙臧，你知道吗？”“啊！”庞涓听到这儿一愣，心说：我到魏国做了军师，我没跟魏王提孙臧，魏王怎么会知道我师哥孙臧呢？这是谁说的？“噢噢噢！不错。孙臧是我师哥。这是谁跟您说的？”“也不用问是谁说的。军师，既然扶保寡人治理魏国，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，莫若军师修书一封，寡人我准备厚礼，派使臣赶奔鬼谷山，聘请你的师哥到这儿来，一来你们弟兄二人可以朝夕聚首，二来可以辅佐寡人治理魏国，不知军师的意下如何？”魏王说到这儿，庞涓可就一皱眉：“哎呀！”脸上没露出来，心里想：我临下山的时候跟我师哥可是那么说的，如果到魏国得了第，我打发人接您来，我不过是这么一说嘛！真要是孙臧下了山，我们俩人学的都一样，他要是来，我一个人在魏国敢说独揽大权，没有人争，没有人夺。如果孙臧

要是一来，犯“争”啊！你说重用他，碍我的事；你说不用他，不合适。这怎么办呢？既然魏王提到这儿啦，莫若先把 he 请来，有什么话等孙臧到这儿来的时候再说。庞涓说：

“好好好，主公既然有意请我师哥，那我还能不乐意吗？我师哥要是来了，我们弟兄可以在一块儿共保魏国。您就准备礼物吧，我写信，咱们明天打发人就去。”当时说好了以后，魏王备下重礼，庞涓把信写好了，遣派使臣动身赶奔鬼谷山。

使臣到了鬼谷山一打听孙臧，有个同学可就对孙臧说：

“门口来人啦，坐着车，拿着一封信，带着不少的礼物，你快去瞧瞧吧！是找你的。”孙臧出来，同学指引说：“这就是孙臧。”“这位找你。”孙臧过来一问：“您是哪儿的？”

“啊呀，孙先生好！奉魏王之命，现有庞军师亲笔书信，礼聘孙先生下山扶保魏王。您看看这封信。”孙臧把信接过来，他可没看。“好，那么请您在这儿等一等。”孙臧心里可高兴了：你看看，我师叔墨翟说我师弟把我忘啦！现在真来信了不是！我师弟哪儿能忘了我呢？心里高兴，拿着信急奔上房，去跟老师这么一提。皆因是孙臧下了鬼谷山，这才引出来一场杀身大祸。

二 孙臧摆阵

孙臧拿着书信来见老师，上前行礼：“老师，现有魏国的使臣送来很多的礼物，还有我师弟庞涓给我来的信，这信我还没看呢，您老人家请看。”鬼谷先生把信接过来，拆开一看，上头的話不多，意思是说：弟兄分别以来，十分想

念，临行叮咛之语，永不能忘。托兄之福，弟在魏国今任军师之职，特派使臣持书信请兄下山同保魏王，望兄速来勿误。下款写着：弟庞涓顿首。一看这信，鬼谷先生叹了一口气。心说：庞涓哪，你在山上学艺好几年，现在到魏国当了军师，你在信上给老师带个好儿，给同学们带个好儿，这也是个人情。可叹给孙臧来信就跟孙臧说话，连老师带同学一字都没提。老师心里不高兴，看了看孙臧：“孙臧哪！”“老师。”“来来来，你看看。”孙臧接过来信瞧了瞧：“老师，看明白了。我师弟既然来信约我下山，可不知道老师您允许我下山吗？”“唉，孩子，既然你师弟约你下山，为师我就不留你了；魏国使臣，为师我也不见了。孩子，你就去吧！去可是去，为师要嘱咐你几句话。”“请老师说，弟子谨记。”“你此番下山保魏王，为师所虑的是你师弟庞涓。他在山上学艺这几年，为师我早已看出，此人嫉贤妒能，待人不诚。你到了魏国和他朝夕相处，可要谨慎啊！不要过分信任他。”孙臧一听：“是是是，老师，我记下了，我一定听您的话。”“好孩子，如果下山以后得了第，那就不用说啦；倘若得不了第，千万不要灰心丧志。”说到这儿，老师用手往旁边一指：那桌上摆着一个铜瓶，铜瓶里插着几朵菊花。“孩子，你看看这花儿。”孙臧歪头一瞧。“老师，这是菊花。”“不错，这个花儿还叫什么名你知道吗？”“老师，这我不知道。”“这花儿又叫隐逸花，开得最晚。虽然开得晚，但经霜不落。孩子，下山以后如果不得志，遇见什么困难的事情，要遇难不慌，坚韧不拔，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，要学隐逸花能耐霜寒。为师嘱咐你的话记住了吗？”孙臧赶紧回答：“我全都记住了。”“好吧，那你下去拾掇拾掇东西，跟着魏国的使臣去吧！”孙臧跪倒行礼，拜别了恩师，

转身出屋，跟同学们告别。他把自己的东西拾掇好了，跟着魏国的使臣上了车，同学们俱都到门外送行。

孙臧下了鬼谷山，一路之上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。这天来到了魏国，先到军师府见师弟。车到军师府门口一站，有差人往里禀报。“启禀军师爷，您师哥孙先生来啦！”

“噢！好。”虽然庞涓满心不痛快，他怕孙臧到这儿跟他争权夺势，影响自己的地位，可是脸上不能带出来。庞涓来到门口抬头一瞧：“哎呀！哈哈，师哥，你可真想死小弟了。分别以后，一晃儿好几个月啦！可把你给盼来啦。师哥往里请吧！”庞涓叫当差的把孙臧的东西搬下来，把孙臧让到屋内，打洗脸水、沏茶、准备点心。“哎呀，您见到使臣啦？”“我见到了，魏王送的礼物也见到了。师弟，让你费心了。”“哎！师哥，你这是哪儿的话？咱们弟兄如同一奶同胞，什么叫费心？明天咱俩一块上朝，你见见魏王。”孙臧说：“好吧！”

第二天，孙臧、庞涓弟兄二人一同上朝。金殿之上，庞涓忙给引见：“上面乃是我们魏国的国王。”“主公，这就是我师哥孙臧。”孙臧过来跪倒行礼，参见魏王。魏王欠了欠身：“孙先生，免礼吧！本王久闻孙先生之名，此次孙先生下山，来到魏国，本王非常高兴。来来来，孙先生听封：本王封你为副军师。”庞涓是军师，封孙臧为副军师，两人一正一副。魏国国王刚说到这儿，孙臧刚要谢恩，庞涓这工夫往前一抢身：“哎！慢着慢着，主公您先别封。”孙臧可就一愣，魏王也一愣。“军师，怎么？”“主公，您不知道，孙臧是我师哥，我是他的师弟，我要是为正，我师哥为副，我心中不安，恐怕让外人耻笑。我意把军师印让给师哥，让师哥为正，我为副；转念一想，还是不成，因为师哥